

第五章 〈荒經〉的神、人、獸

比起〈山經〉、〈海經〉，〈荒經〉對於世界的關注推向更廣，更為遠古的幅員邊際；地理性的知識轉淡，事項之間的連結不再，其上所寄寓的神、人、獸遠離自然現象的說明，整體內容轉而由各種「觀念」組合而成，接近於概念性、思惟性世界的詮釋，其核心價值在表現「人帝」的絕對性。

第一節 〈荒經〉的神

〈荒經〉中的神在內容上與〈山經〉、〈海經〉最大的不同在於大量人帝的記載。人帝既是呼風喚雨的神，同時又兼具「祖先」、「氏族英雄」、「事物創始者」的身分為中華文明創發的神聖源頭；〈荒經〉中「神」的內容可以分為「神」、「帝」以及「尸」三種不同的神靈存在來掌握。

一、神

〈荒經〉的「神」在內容上重複於〈山經〉〈海經〉風格，以怪異的外形、人獸肢體的組合與變易來表現其神格，茲將之分為「未標明功能的神祇」以及「自然神性質神祇」兩個部份來探討。

(一) 未標明功能的神祇

1. 有神十人，名曰女媧之腸，化為神，處栗廣之野，橫道而處。〈大荒西經〉
2. 有神人，八首人面，虎身十尾，名曰天吳。 〈大荒東經〉
3. 有神，人面無臂，兩足反屬於頭上，名曰噓。 〈大荒西經〉
4. 西海之南，流沙之濱，赤水之後，黑水之前，有大山，名曰崑崙之丘。有神，人面虎身，有文有尾，皆白處之。 〈大荒西經〉
5. 有大山，有曰昆侖之丘。...。有人，戴勝虎齒，有豹尾，穴處，名曰西王母。此山萬物盡有。 〈大荒西經〉
6. 有國名曰賴丘。有犬戎國。有神，人面獸身，名曰犬戎。 〈大荒北經〉

7. 大荒之中，有山名曰北極天櫝，海外北注焉。有神，九首人面鳥身，名曰九鳳。 〈大荒北經〉
8. 又有神銜蛇操蛇，其狀首人身，四蹄長肘，名曰彊良。 〈大荒北經〉
9. 有神焉，人首蛇身，長如轅，左右有首，衣紫衣，冠旃冠，名曰延維，人主得而饗食之，伯天下。 〈海內經〉

共九項記載。其間除了 1「女媧之腸」以外，所有神的外形上皆為或獸或鳥或人面元素的組合。在郭璞的注解中，「女媧之腸」聚焦其「化」的能力：

女媧，古神女而帝者，人面蛇身，一日中七十變，其腹化為此神。¹

李豐楙以此女媧之「化」，含有有圖騰變化之意，²「一日七十變」的女媧自其腹造此「有神十人」。從女媧造人的神話內容來看，〈荒經〉中的女媧同時具備了「創造」與「化」的元素。³

2 名為「天吳」的神於〈海經〉是明記為水神性質的神：

朝陽之穀，神曰天吳，是為水伯。 〈海外東經〉

於〈荒經〉的內容中則未見任何水神的性質。

3 名為「噓」的神雖未明其神性，於稍後論述之「自然神祇」中，「噓」位於〈大荒東經〉與〈大荒西經〉所對應的七對日月出入之山中，於這個結構中方得以明白其神性內容。

4 不具名神駐於崑崙之丘，其外型「人面虎身，有文有尾，皆白處之」；袁珂以〈山經〉中同樣是駐於崑崙之丘，在外型上為「身而九尾，人面而虎爪」的陸吾神，即為〈荒經〉此神。

5 西王母是唯一重複出現於〈山經〉〈海經〉與〈荒經〉三經的神祇，每一經所敘述的西王母在內容上皆有些微的異動。然從外在的形象和駐守的地理位置這兩點來看，〈荒經〉西王母位於崑崙，為「豹尾虎齒」獸形神，雖然離「瑤池金母」那樣美麗的女神形象仍有一段的距離，在《山海經》全文中為西王母形象某種階段性的完成。

6 為人面獸身的「犬戎神」，郝懿行參酌〈大荒北經〉另一犬戎記載，以為犬戎應當作是人，記為神是訛誤：

大荒之中... 有人名曰犬戎。黃帝生苗龍，苗龍生融吾，融吾生弄明，弄

¹《山海經校注》，頁 445。

²李豐楙，〈先秦變化神話的結構性意義：一個「常與非常」觀點的考察〉，《中國文哲研究集刊》1994 年，頁 287-318。

³女媧造人神話有兩個主要的版本；一說女媧「人頭蛇身，一日七十化」以化造人，一說女媧「引繩於泥中，舉以為人」之搏黃土作人。參考《山海經校注》，頁 445—448。

明生白犬，白犬有牝牡，是為犬戎，肉食。

〈大荒北經〉

說明犬戎是「人」，為黃帝之玄孫。《史記周本紀集解》則引此經以犬戎為「人」，犬戎於後世為強大民族部落之名，不復見神的記載。⁴

7 名為「九鳳」的神鳥是《山海經》中唯一被視為神的鳳鳥。如同於西王母在〈荒經〉形象大致的完成，鳳鳥的靈妙形象〈荒經〉之中也達到意義全面的發展，稍後將在「獸」的分類中精確分析。

8 「彊良」於〈荒經〉為人身四蹄的獸形神。郝懿行推論「彊良」即「強梁」古字，為晉代司馬彪《續漢書·禮儀志》記載的漢末儼制其中「十二獸神」之一；所謂「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」——強梁與祖明一起共同吃磔死、寄生兩類鬼疫。和《山海經》另一獸神「窮奇」於發展為既強大同時又具威脅力量的神靈。⁵

9 之「維延」神於〈荒經〉乃是「人主得而饗食之，伯天下」的吉神，這個吉象於《莊子·達生篇》中齊桓公遇見「延維」，為桓公成春秋五霸之一帶來天命性的註解：

皇子曰：「委蛇其大如轂，其長如轅，紫衣而朱冠，其為物也，惡聞雷車之聲，見則捧其首而立，見之者殆乎霸。」⁶

（二）自然神

〈荒經〉的自然神祇主要也是在表現風雨乾旱、日月星辰等自然現象的詮釋與方位結構，然相較於〈海經〉的自然神關於空間、地理的詮釋意義，〈荒經〉的自然神祇顯然在〈海經〉的基礎上融合了「人帝」的因素而表達出更為精緻抽象、結構複雜的自然世界觀。

1、捲入人帝戰爭的自然神

1. 有係昆之山者，有共工之，射者不敢北向。有人衣青衣，名曰黃帝女魃。蚩尤作兵伐黃帝，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。應龍蓄水。蚩尤請風伯雨師，

⁴郝懿行謂之：「漢書匈奴傳注引此經作弄明，史記周本紀正義引此經作并明，并與卞疑形聲之訛轉。匈奴傳索隱引此經亦作并明。又云『黃帝生苗，苗生龍，龍生融，融生吾，吾生并明，并明生白，白生犬，犬有二壯，是為犬戎。』所引一人，俱為兩人，所未詳聞。」

見《山海經校注》，頁 497。

⁵郝懿行：「後漢禮儀志說十二神云：『強梁祖明 共食磔死寄生。』疑強梁即彊良，古字通也。」《山海經校注》，頁 487。

⁶莊子達生篇：「桓公田於澤，管仲御，見鬼焉。公撫管仲之手曰：『仲父何見？』對曰：『臣無所見。』公反，諛詒為病，數日不出。齊有皇子告敖者，曰：『公則自傷，鬼惡能傷公？』桓公曰：『然則有鬼乎？』曰：『有。山有夔，野有彷徨，澤有委蛇。』公曰：『請問委蛇之狀何如？』桓公軼然而笑曰：『此寡人之所見者也。』於是正衣冠與之坐，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。」張耿光譯注，《莊子》（臺北市：台灣古籍出版，1996年），頁 377-378。

縱大風雨。黃帝乃下天女曰魃，雨止，遂殺蚩尤。魃不得復上，所居不雨。叔均言之帝，後置之赤水之北。叔均乃為田祖。魃時亡之，所欲逐之者，令曰：「神北行！」先除水道，決通溝瀆。〈大荒北經〉

2. 應龍處南極，殺蚩尤與夸父，不得復上。故下數旱，旱而為應龍之狀，乃得大雨。〈大荒東經〉
3. 應龍已殺蚩尤，又殺夸父，乃去南方處之，故南方多雨。〈大荒北經〉

「風伯雨神」、「應龍」、「女魃」為具體風雨旱魃大自然現象的神靈，與〈山經〉〈海經〉中的自然神祇無異，所不同者在於這些自然神捲入了黃帝與蚩尤之戰，顯現天地為之變容，世界為之改變的事件順序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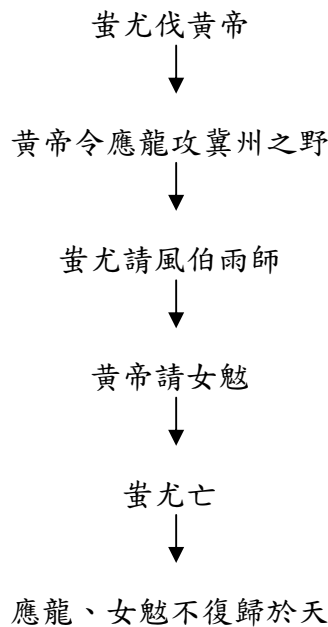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 黃帝與蚩尤之戰事件順序

這場由人帝所主導的浩大戰役改變了天上的神界與地上世界的秩序。從馬凌諾斯基的「始原神話」觀點來看，在理解原初世界建立秩序的典範過程中，過去與現在失去了相對的意義，世界「現在」的狀態決定於遠古這場神聖的戰役。因為這場神聖戰役的介入，我們所身處的世界樣態導向了「神話」給出的中心定向——原本屬於天上的雨神應龍以及黃帝女魃不得回復於天，造就了應龍處於南方（現在南方多雨）；女魃置於赤水之北（現在北方乾旱）的地理氣候現象。

跳脫「上古時期部落的戰爭記錄」這樣的歷史觀點來看這場戰役的神話內容，自然神不再單純表現自然界的現象，或是特定司職之神的職位，而為「人帝」所使役；黃帝與蚩尤之戰所顯現「人帝」之政治權力加諸於自然世界、人類意識的

變動，反映了「人帝」政治力量的崛起。

2、方位結構的自然神

(1)海神

就像是〈海經〉中的「句芒」、「祝融」、「蓐收」以及「玄冥」駐守四方邊界的四方神，〈荒經〉的「海神」與「風神」也具備了駐守四方空間的性質，其間〈荒經〉的海神分別駐守於東南西北四海：

1. 東海之渚中，有神，人面鳥身，珥兩黃蛇，踐兩黃蛇，名曰禺。黃帝生禺號，禺號生禺京，禺京處北海，禺號處東海，是惟海神。 〈大荒東經〉
2. 南海渚中，有神，人面，珥兩青蛇，踐兩赤蛇，曰不廷胡餘。 〈大荒南經〉
3. 西海渚中，有神，人面鳥身，珥兩青蛇，踐兩赤蛇，名曰弇茲。〈大荒西經〉
4. 北海之渚中，有神，人面鳥身，珥兩青蛇，踐兩赤蛇，名曰禺彊。 〈大荒北經〉

〈荒經〉的四方海神和〈海經〉的四方神在外型上都為「人面／鳥身」，其助力的神異「龍／蛇」配備亦顯重疊，表現出同樣駐守防禦於世界邊界邏輯。惟〈荒經〉世界止於遙不可及海域之外的盡頭，所駐守的疆界擴大到海域版圖，海神借助「龍／蛇」的神靈妙力上下溝通，守護邊疆，為自然神與方位神概念重疊的表現。

(2) 風神

1. 大荒之中，有山名曰鞠陵於天、東極、離瞽，日月所出。名曰折丹，東方曰折，來風曰俊，處東極以出入風。 〈大荒東經〉
2. 有女和月母之國。有人名曰，北方曰鵷，來之風曰，是處東極隅以止日月，使無相間出沒，司其短長。 〈大荒東經〉
3. 有神名曰因因乎，南方曰因乎，誇風曰乎民，處南極以出入風。 〈大荒南經〉
4. 有人名曰石夷，來風曰韋，處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長短。 〈大荒西經〉

〈荒經〉的「風神」也是自然神與方位概念的結合；較之於「海神」的形象，風神沒有任何外形的描寫，也沒有通天的龍蛇配偶，而且在方位和神靈的職能的表現上呈現了複雜的變動。首先是在方位配置上，〈荒經〉風神的位置空間並不是四方對應：

	神名	居所
〈大荒東經〉	折丹	處東極
〈大荒東經〉	鵷	是處東極隅
〈大荒南經〉	因因乎	處南極
〈大荒西經〉	石夷	處西北隅

表格 1 〈荒經〉的風神空間位置

其次是在神靈的職能上，其風神性質又附加「以司日月之長短」、「以止日月」以及「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」等司監控日月運行的意識內容：

	神名	職能一	職能二
〈大荒東經〉	折丹	以出入風	日月所出
〈大荒東經〉	鵷		以止日月，使無相間出沒，司其短長。
〈大荒東經〉	因因乎	以出入風	
〈大荒西經〉	石夷		以司日月之長短

表格 2 風神兼日月之神

參考胡厚宣《甲骨文四方風名考證》一文，匯整殷商卜辭、《堯典》與〈荒經〉的四方風神及其神名之探討，其中殷商卜辭四方風名為：

東方曰析，風曰協；

南方曰因，風曰微；

西方曰夷，風曰彝；

北方曰宛，風曰役。⁷

記於《尚書·堯典》中的四時氣候分配之「析」、「因」、「夷」、「隩」：

（堯）乃命羲和，欽若昊天，曆象日月星辰，敬授人時。分命羲仲，宅嵎夷，曰暘谷。寅賓出日，平秩東作。日中，星鳥，以殷仲春。厥民析，鳥獸孳尾。申命羲叔，宅南交。平秩南訛，敬致。日永，星火，以正仲夏。厥民因，鳥獸希革。分命和仲，宅西，曰昧谷。寅饑納日，平秩西成。宵中，星虛，以殷仲秋。厥民夷，鳥獸毛毳。申命和叔，宅朔方，曰幽都。平在朔易。日短，星昴，以正仲冬。厥民隩，鳥獸氄毛。帝曰：咨！汝羲暨和。期三百有六旬有

⁷胡厚宣，《甲骨文四方風名考證》，收於《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》第2冊（成都：成都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石印本，1944年）。

六日，以閏月定四時成歲。⁸

茲將兩者四方方位及其風神與〈荒經〉四方風神整理為如下：

	卜辭	《堯典》	〈荒經〉
東	析	析	折丹（折）
南	因、遲	因	因乎（因）
西	彝	夷	石夷（夷）
北	宛	隩	鵠

表格 3 卜辭、《堯典》與〈荒經〉的四方（風）名

可見〈荒經〉四方風神與殷文化的風神屬於同一系統，也證明了《山海經》的神話傳承了古代殷商的文化內容。卜辭與《堯典》完整分佈於東南西北四個方位之上，惟獨〈荒經〉的四方風神顯現了位置空間的變動，同時還附加了日月運行意識的神職。為何〈荒經〉出現這樣的異動呢？細審之下，〈荒經〉四方風神同時又與日月運行體系的「十日說」、「七對日月所出之山」結構相關；在此先探討〈海經〉、〈荒經〉的所記載的「十日說」內容。

（3）十日說

「十日」之說貫串於〈海經〉、〈荒經〉，內容上隱然顯現從〈海經〉到〈荒經〉由簡而繁的發展進程。〈海經〉十日表現於「女丑十日炙殺」以及「湯谷十日」兩處：

1. 女丑之屍，生而十日炙殺之。在丈夫北。以右手障其面。十日居上，女丑居山之上。 〈海外西經〉
2. 下有湯谷。湯谷上有扶桑，十日所浴，在黑齒北。居水中，有大木，九日居下枝，一日居上枝。 〈海外東經〉

其中「十日炙殺」、「十日所浴」，顯現的是複數太陽的「十日」意義，另一「有大木，九日居下枝，一日居上枝」，則簡單而素樸的表現出複數十日如何依次來回運行。

〈荒經〉的「十日」說和〈海經〉「十日」一樣，重覆於「複數十日」以及「太陽運行」的解釋，但是在整體的意義上表現特定概念的結合，也更顯規則化：

1. 東南海之外，甘水之間，有羲和之國。有女子名曰羲和，方日浴于甘淵。

⁸屈萬里註，《尚書今註今譯》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2008年），頁4。

羲和者，帝俊之妻，生十日。

〈大荒南經〉

2. 有谷曰溫源谷。湯谷上有扶木。一曰方至，一曰方出，皆載於鳥。

〈大荒東經〉

1 「帝俊之妻羲和生十日」旨在表現「複數十日」意義，和「帝俊之妻羲和生十二月」相同邏輯。⁹〈荒經〉在內容上不僅以「帝俊」為最大宗的人帝譜系，甚至提升其神靈能力到日月恆星的創發表現。另外，2〈荒經〉「湯谷」相較於〈海經〉「湯谷」的「九日居下枝，一日居上枝」，簡單的太陽運行，〈荒經〉則由載日之鳥一往一返，「一曰方至，一曰方出」，顯得更為規則而合理。此外〈荒經〉的「湯谷」更是直接鑲嵌於七對日月所出之山的「孽搖顛羝」之上，形成一個更大、更為規則的空間體系。載日之鳥往返於群山，兩對山岳系統如同經緯座標，嚴密的對照出往返之間太陽運行的軌跡。

(4) 七對日月所出之山

〈荒經〉散落於〈大荒東經〉以及〈大荒西經〉兩經所記載的七對日月所出之山之中，形成了一個結構完整的座標系統：

〈大荒東經〉的七對日月所出

1. 東海之外，大荒之中，有山名曰大言，日月所出。
2. 大荒之中，有山名曰合虛，日月所出。
3. 大荒中有山名曰明星，日月所出。
4. 大荒之中，有山名曰鞠陵於天、東極、離瞽，日月所出。名曰折丹，東方曰折，來風曰俊，處東極以出入風。
5. 大荒之中，有山名曰孽搖顛羝，上有扶木，柱三百里，其葉如芥。有穀曰溫源穀。湯穀上有扶木。一曰方至，一曰方出，皆載於鳥。
6. 大荒之中，有山名曰猗天蘇門，日月所生。有壻民之國。
7. 東荒之中，有山名曰壑明俊疾，日月所出。有中容之國。

〈大荒西經〉的七對日月所入之山：

1. 西海之外，大荒之中，有方山者，上有青樹，名曰櫃格之松，日月所出入也。
2. 大荒之中，有山名曰豐沮王門，日月所入。

⁹亦有學者以為「十日」和「十二月」的數位來看，似乎不是指日月天體本身，而是指記日記月的曆法。」參考曾憲通，〈楚帛書神話系統試說〉，收錄於《新古典新義》(台北：台灣學生書局，2001年)，頁41。

3. 大荒之中，有龍山，日月所入。有人衣青，以袂蔽面，名曰女丑之屍。
4. 大荒之中，有山名曰日月山，天樞也。吳姬天門，日月所入。有神，人面無臂，兩足反屬於頭上，名曰噓。顓頊生老童，老童生重及黎，帝令重獻上天，令黎叩下地。下地是生噓，處于西極，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。
5. 大荒之中，有山，名曰鑿鑿鉅，日月所入者。
6. 大荒之中，有山名曰常陽之山，日月所入。
7. 大荒之中，有山名曰大荒之山，日月所入。

兩系山脈形成座標對應於日月移動的軌跡，清楚的表現日月出入的方位，徐敬浩即指出：

〈荒經〉當中的「日」的形象可以說是介於「〈海經〉所表現的日」以及「《淮南子》所表現的日」之間，《淮南子》所記之日的運行形成了更於嚴縝的畫分。¹⁰

從這個角度來看，以〈海經〉簡單素樸「九日居下枝，一日居上枝」的運作為「始」，視〈荒經〉的十日說、七對日月出入之山的對照系統為「過渡」，古人於太陽運行的觀察發展到了《淮南子·天文篇》，分出太陽在天空運行的位置為「晨明」、「朏明」、「朝明」、「朝食」、「晏食」、「禺中」、「正中」、「小還」、「晡時」、「大還」、「高春」、「下春」、「黃昏」、「定昏」之多，¹¹《淮南子·天文篇》可謂為太陽運動縝密觀察之集大成者。

從〈大荒東經〉的起始處為「大荒東南隅有山，為皮母地丘」，到結尾「大荒東北隅中，有山名曰凶犁土丘」，推知其走向乃為「東南到東北向」；相對的〈大荒西經〉的起始處為「西北海之外，大荒之隅，有山而不合，名曰不周之負子」，結尾於「西南，大荒之中隅，有偏句、常羊之山」，推知其走向為「西北到西南」。依從兩經的走向，將兩經所並列的七對「日月出入之山」以表格 4 來顯示其結構方位，可以清楚看到其東／西七對山岳的對應如下：

¹⁰徐敬浩, *A Study of Shan Hai Ching: Ancient Worldviews under Transformation*. P. 256

¹¹《淮南子·天文篇》說明太陽在天空運行的位置：

日出于暘谷，浴于咸池，拂于扶桑，是謂晨明。登于扶桑，爰始將行，是謂朏明。至于曲阿，是謂朝明。臨于曾泉，是謂朝食。次于桑野，是謂晏食。臻于衡陽，是謂禺中。對于昆吾，是謂正中。靡于鳥次，是謂小還。至于悲谷，是謂晡時。回于女紀，是謂大還。經于虞淵，是謂高春。頓于連石，是謂下春。至于悲泉，爰止羲和，爰息六螭，是謂懸車。薄于虞泉，是謂黃昏。漲于蒙谷，是謂定昏。日入崦嵫，經細柳入虞泉之汜，曙于蒙谷之浦，垂景在樹端，謂之桑榆。日入于虞淵之汜，曙于蒙谷之浦。

劉安著，《淮南子》（台北：中華書局印行，1981 據武進莊氏本校刊），頁 47。

又；羲和駕御著龍車負日而行和《楚辭·離騷》之中「吾令羲和弭節兮，望崦嵫而勿迫」，以羲和為日之御者屬於同一傳承的神話表現。參考松田稔，《山海經の基礎的研究》，頁 310-313。

日月所入		日月所出
方山		壑明俊疾
豐沮王門		猗天蘇門
龍山	→	孽搖顛羝
(女丑十日)	(十日)	(湯谷十日))
日月山	←	鞠陵於天、東極、離瞽
(噓)	(神人)	(折丹)
鑿鑿鉅		明星
常陽之山		合虛
大荒之山		大言

表格 4 七對日月出入之山¹²

在表格 4 所表現的對應體系，我們可以進一步看到〈海經〉、〈荒經〉的「十日說」與「風神兼日月之神」系統，於此七對日月出入之山中呈現出融合匯整的情形。其中〈大荒西經〉的「龍山」是為女巫「女丑」為曝巫求雨獻祭之「尸」的地點：

大荒之中，有龍山，日月所入。有人衣青，以袂蔽面，名曰女丑之尸。

〈大荒西經〉

於〈海經〉之中明記為「十日」所在：

女丑之尸，生而十日炙殺之。在丈夫北。以右手障其面。十日居上，女丑居山之上。

〈海外西經〉

從表格 4 中可以看到〈大荒西經〉的「龍山」女丑十日對應於〈大荒東經〉的「孽搖顛羝」湯谷十日。

另外，處之東極的神祇「折丹」則與處之西極的神祇「噓」兩相對望。「折丹」與「噓」各自身負「以出入風」、「行日月星辰之行次」不同的神位職能，坐鎮於東西兩方：

〈大荒東經〉神「折丹」

處東極／以出入風

〈大荒西經〉神「噓」

于西極／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

如此一來，載日之鳥分別承載十日，出入往返於「龍山」與「孽搖顛羝」之間，太陽的移動對應於七對山系猶如日月儀晷，形成了一個結構完整的座標體系，神

¹²表格 4 「七對日月出入之山」主要參考松田稔〈太陽的神話〉一節，《山海經の基礎的研究》，頁 299-313。

「折丹」與神「噓」則各處兩方，監督控管「以出入風」、「行日月星辰之行次」的運行。

二、帝

〈荒經〉中關於「人帝」的內容為〈荒經〉中神、人、獸所有神靈存在記錄事項的核心意義。作為政治君主意義的人帝取代了〈山經〉主宰天地性質的「帝」，也和〈海經〉中銘刻大地秩序的人帝有所不同。〈荒經〉的「帝」依其內容可以分為「群帝」、「帝」以及遠古帝王「人帝」三個項目來加以掌握。

(一) 群帝

〈荒經〉當中的「群帝」與單名之為「帝」的記錄，其所指的對象往往曖昧不明，需要進一步分梳之後才能釐清其所指。關於「群帝」的記錄有二：

1. 有雲雨之山，有木名曰欒。禹攻雲雨，有赤石焉生欒，黃本，赤枝，青葉，群帝焉取藥。〈大荒南經〉
2. 共工臣名曰相繇，九首蛇身，自環，食于九土。其所歛所尼，即為源澤，不辛乃苦，百獸莫能處。禹湮洪水，殺相繇，其血腥臭，不可生穀；其地多水，不可居也。禹湮之，三仞三沮，乃以為池，羣帝是因以為臺。在崑崙之北。〈大荒北經〉

1 所言及「群帝取藥」，針對其取藥之處與〈荒經〉另外兩則記錄交叉比對：

大荒之中，有靈山，巫咸、巫即、巫盼、巫彭、巫姑、巫真、巫禮、巫抵、巫謝、巫羅十巫，從此升降，百藥爰在。〈大荒西經〉

有巫山者，西有黃鳥。帝藥，八齋。黃鳥于巫山，司此玄蛇。〈大荒南經〉

可以得到關於「山」（雲雨之山、靈山以及巫山）、「巫」和「帝」三者共通的因素。袁珂以為雲雨山與靈山為巫山之異名，二地均有神藥。郭璞注解「帝藥，八齋」以為「天帝神仙藥在此也」，此「群帝」則意在泛指天帝、神仙。¹³

2 所謂「羣帝是因以為臺」，立地為臺為「國家／王者」之於地理位置的印記，於〈海經〉處已多論述。此處所謂「群帝」，袁珂以此為「禹殺相柳所築臺以厭妖

¹³郭璞注為：「天帝神仙藥在此也。」；袁珂則以為「此經下文云：「大荒之中，有雲雨之山，有木名曰欒。禹攻雲雨，有赤石焉生欒，黃本、赤枝、青葉，群帝焉取藥。」大荒西經云：「大荒之中，有靈山，巫咸、巫即、巫、巫彭、巫姑、巫真、巫禮、巫抵、巫謝、巫羅十巫，從此升降，百藥爰在。」說文一云：「靈，巫也，以玉事神。」是靈、巫古本一字。又巫山有朝雲暮雨神話傳說。疑雲雨山與靈山均即巫山之異名。而二地均有神藥，此巫山「帝藥，八齋」之說所由起也。郭注「神仙藥」者，當即是神仙不死藥也。《山海經校注》，頁 422。

邪者」，亦即〈海內北經〉所述「帝堯台、帝嚳台、帝丹朱台、帝舜台」之帝台；是以堯、嚳、丹朱、舜等人帝即此所謂「眾帝」。¹⁴

(二) 帝

1. 顓頊生老童，老童生重及黎，帝令重獻上天，令黎叩下地。下地是生噓，處于西極，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。〈大荒西經〉
2. 有毛民之國，依姓，食黍，使四鳥。禹生均國，均國生役采，役采生修鞮，修鞮殺綽人。帝念之，潛為之國，是此毛民。〈大荒北經〉
3. 洪水滔天。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，不待帝命。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。鯀復生禹。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。〈海內經〉

1 所戴之「帝命重、黎，絕地天通」，是為攸關天地秩序，決定神人分離之要事，在意義上理當更接近於全能天帝所為。然而在此言及顓頊為重、黎之祖，是以《國語、楚語》注之：

顓頊受之，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，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。¹⁵

此「帝」釋為人帝顓頊。

2 所記載的「毛民之國」為人帝禹後裔。袁珂釋為「禹之曾孫修鞮殺綽人，禹乃「念之」而「潛為」此毛民國」。以此「帝」即為禹。日學者松田稔則以為人帝禹在此單在表現譜系，而以《山海經》持賞罰惡的權威「帝」的共通性來看，此「帝」較接近於天帝意義。¹⁶

3 明記為「帝」令祝融殺鯀於羽郊、「帝」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，其後鯀竊「帝」的息壤以堙洪水之神話內容。郭沫若指出，《山海經》的天帝其實指的就是帝俊，而帝俊又在神話的傳承中分別與「帝嚳」、「帝舜」相連結：

（卜辭中）神話中之最高人物迄於夔，夔即帝嚳，亦即帝舜，亦即帝俊。

帝俊在《山海經》中即天帝，卜辭之夔亦當如是。¹⁷

以「帝俊、帝嚳、帝舜」一位三體之說來檢視《史記夏本紀》的禹、鯀治水神話

¹⁴郭璞注之：「此蓋天子巡狩所經過，夷狄慕聖人恩德，輒共為築立臺觀，以標顯其遺跡也。一本云：所殺相柳，地腥臊，不可種五穀，以為眾帝之臺。」

袁珂以為郭注「夷狄慕聖人恩德」云云，乃其以正統歷史眼光釋神話之臆說，實無足取。此「昆侖東北」帝堯、帝嚳、帝丹朱、帝舜之臺，實海外北經（亦見大荒北經）所記「昆侖之北」「眾帝之臺」，乃禹殺相柳（大荒北經作相繇）所築臺以厭妖邪者也，堯、嚳、丹朱、舜等即所謂「眾帝」。《山海經校注》，頁 365。

¹⁵（周）左丘明著，（吳）韋昭注，《國語》（臺北：里仁書局，1980年），頁 559。

¹⁶《山海經の基礎的研究》，頁 47。

¹⁷郭沫若，〈卜辭通纂〉，收於《郭沫若全集》考古編第 2 卷（北京：科學出版社，1983年），326 頁。

看探「史」系統的結構改變：

...舜登用，攝行天子之政，巡狩。行視鯀之治水無狀，乃殛鯀於羽山以死。天下皆以舜之誅為是。於是舜舉鯀子禹，而使續鯀之業。¹⁸

《夏本紀》全面的以帝舜取代了「帝」，「舜」乃殛鯀於羽山以死、「舜」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業，其中神話性「息壤」則完全消失。在這個比較當中，可以清楚的看到「至上的帝漸為人帝所取代」的「史」化變動印記。

(三) 人帝

〈荒經〉的「人帝」項目記載了神話歷史的五帝系統（黃帝、太皞、炎帝、少皞以及顓頊），以及禹、鯀、舜、啓、開等十位古代帝王。李豐楙於《神仙的故鄉——山海經》探討帝王世系即指出，《山海經》所敘述的這些關於古代帝王傳說，為民族之「聖史」記錄：

這些古代帝王活動於渺邈、荒遠的時空之中，遠超出信史能夠敘述、肯定的範圍之外。因此他們的存在成為一個謎團，神祕而難解。但無疑的，他們創造出來的歷史成為中華民族的根；他們的血液滾滾的流進後來中國人的血液中，他們的生活也塑造成後代中國人的形象。所以，《山海經》裡的古史傳說就不應只是荒誕的怪說，而應該是一頁中華民族成長的歷史。¹⁹

〈荒經〉的人帝內容上記載了人世間的文明創造、帝王所葬的地理地點及不同的帝王譜系，在此分其內容為「文明」、「系譜」以及「戰爭」三項目加以探討。

1. 文明

〈荒經〉中所記載的文明起源幾乎都是出自於帝俊後裔。「始以木為車」的吉光，「為琴瑟」的晏龍，「始作牛耕」的叔均，「始為歌舞」的才子八人，「始作下民百巧」的巧倕，甚至是日月皆為帝俊之妻羲和常羲所生。顯現〈荒經〉意在提高帝俊地位，神化帝俊權力的痕跡。

創生日月：帝俊之妻羲和、常羲生日月

東南海之外，甘水之間，有羲和之國。有女子名曰羲和，方日浴于甘淵。羲和者，帝俊之妻，生十日。 〈大荒南經〉

有女子方浴月。帝俊妻常羲，生月十有二，此始浴之。 〈大荒西經〉

耕作百穀：帝俊之後裔后稷、叔均播百穀作耕

¹⁸司馬遷著，郭逸，郭曼校對，《史記》第1卷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8年），頁34。

¹⁹李豐楙，《神仙的故鄉——山海經》（台北：時報出版，1981年），頁95。

西周之國，姬姓，食穀。有人方耕，名曰叔均。帝俊生后稷，稷降以百穀。稷之弟曰台璽，生叔均。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穀，始作耕。 〈大荒西經〉

始作舟車：帝俊之後裔番禺始為舟，吉光始以木為車

帝俊生禹號，禹號生淫梁，淫梁生番禺，是始為舟。番禺生奚仲，奚仲生吉光，吉光是始以木為車。 〈海內經〉

始為弓矢：少皞之後裔始為弓矢；帝俊賜羿彤弓素弓矢。

帝俊賜羿彤弓素矰，以扶下國，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艱。 〈海內經〉

少皞生般，般是始為弓矢。 〈大荒東經〉

始作樂風：帝俊之後裔晏龍為琴瑟、始為歌舞；少昊棄其琴瑟；顓頊之後裔始作樂風；炎帝之後裔為樂風；夏后開得九辯與九歌。

帝俊生晏龍，晏龍是為琴瑟。 〈海內經〉

帝俊有子八人，是始為歌舞。 〈海內經〉

東海之外大壑，少昊之國。少昊孺帝顓頊於此，棄其琴瑟。 〈大荒東經〉

有芒山。有桂山。有搖山，其上有人，號曰太子長琴。顓頊生老童，老童生祝融，祝融生太子長琴，是處搖山，始作樂風。 〈大荒東經〉

炎帝之孫伯陵，伯陵同吳權之妻阿女緣婦，緣婦孕三年，是生鼓、延、爰。始為侯，鼓、延是始為鍾，為樂風。 〈大荒東經〉

西南海之外，赤水之南，流沙之西，有人珥兩青蛇，乘兩龍，名曰夏后開。開上三嬪于天，得九辯與九歌以下。此天穆之野，高二千仞，開焉得始歌九招。 〈大荒西經〉

始作巧倕：帝俊之後裔義均始為巧倕

帝俊生三身，三身生義均，義均是始為巧倕，是始作下民百巧。 〈海內經〉

2 系譜

〈荒經〉共記錄了「帝俊」、「顓頊」、「黃帝」、「炎帝」、「少昊」以及「禹」、「鯀」其七位古代帝王的系譜，其中「帝俊」之後裔最為龐大。金榮權於其〈帝俊及其神系考略〉言及：

帝俊在中國古代神話中是一個謎一般的神性人物，他的事蹟既不為正史所載，也不為諸子所傳，只見於《山海經》之中，尤其集中反映在〈大荒經〉、〈海內〉兩經之中。究其神系淵源與脈絡，顯不屬於炎帝世系，也不隸屬於黃帝世

系，是與炎、黃兩大神系並存的第三神系。²⁰

分析〈荒經〉所表現的「炎帝」、「黃帝」以及第三系「帝俊」之譜系，其中炎帝一系共分出「靈愬」、「伯陵」以及「炎居」三系，最為簡樸。將〈荒經〉中炎帝的世系內容以及系譜整理如下：

炎帝一系

有互人之國。炎帝之孫名曰靈愬，靈愬生互人，是能上下於天。〈大荒西經〉

炎帝之孫伯陵，伯陵同吳權之妻阿女緣婦，緣婦孕三年，是生鼓、延、爰。始為侯，鼓、延是始為鍾，為樂風。〈海內經〉

炎帝之妻，赤水之子聽訖生炎居，炎居生節並，節並生戲器，戲器生祝融，祝融降處於江水，生共工。共工生術器，術器首方顛，是復土穰，以處江水。共工生後土，後土生噓鳴，噓鳴生歲十有二。〈海內經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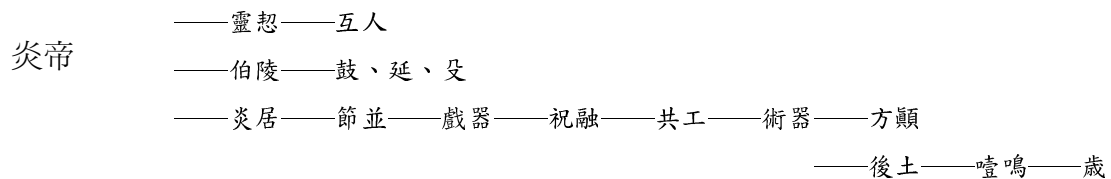


圖2 炎帝譜系

黃帝以後分別分出「禹」、「昌意」、「駱明」、「苗龍」以及「始均」五系。其間「昌意」其系又分出「顛頊」一系；「駱明」以及為「鯀、禹」一系的譜系，三大系統形成組織完整的黃帝譜系：

黃帝一系

東海之渚中，有神，人面鳥身，珥兩黃蛇，踐兩黃蛇，名曰禹。黃帝生禹，禹生禹京，禹京處北海，禹處東海，是惟海神。〈大荒東經〉

黃帝妻雷祖，生昌意。昌意降處若水，生韓流。韓流擢首、謹耳、人面、豕喙、麟身、渠股、豚止，取淖子曰阿女，生帝顛頊。〈海內經〉

流沙之東，黑水之間，有山名不死之山。黃帝生駱明，駱明生白馬，白馬是為鯀。〈海內經〉

²⁰金榮權，〈帝俊及其神系考略〉，《中州學刊》第1期，1998年。或參考網頁：<http://hi.baidu.com/%C8%E7%C3%CE%CA%E2%CA%E2/blog/item/b1c7d61d7351c30d41341780.html>

大荒之中，有山名曰融父山，順水入焉。有人名曰犬戎。黃帝生苗龍，苗龍生融吾，融吾生弄明，弄明生白犬，白犬有牝牡，是為犬戎，肉食。有赤獸，馬狀，無首，名曰戎宣王尸。〈大荒西經〉

有北狄之國。黃帝之孫曰始均，始均生北狄。〈大荒西經〉

其〈海內經〉所記「黃帝生昌意，昌意生韓流，韓流生顓頊」，黃帝的傳承又包括了「顓頊」的譜系：

有國曰顓頊，生伯服，食黍。有鮀姓之國。有苕山。又有宗山。又有姓山。又有壑山。〈大荒南經〉

有芒山。有桂山。有搖山，其上有人，號曰太子長琴。顓頊生老童，老童生祝融，祝融生太子長琴，是處搖山，始作樂風。〈大荒西經〉

顓頊生老童，老童生重及黎，帝令重獻上天，令黎叩下地。下地是生噓，處于西極，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。〈大荒西經〉

大荒之中，有山名曰大荒之山，日月所入。有人焉三面，是顓頊之子，三面一臂，三面之人不死，是謂大荒之野。〈大荒西經〉

有國名曰淑士，顓頊之子。顓頊生老童顓頊之子三面一臂。〈大荒西經〉

有叔歌國，顓頊之子，黍食，使四鳥、虎、豹、熊、羆。有黑蟲如熊狀，名曰猎猎。〈大荒北經〉

又有成山，甘水窮焉。有季禹之國，顓頊之子，食黍。〈大荒南經〉

西北海外，流沙之東，有國曰中（車扁），顓頊之子，食黍。〈大荒北經〉

西北海外，黑水之北，有人有翼，名曰苗民。顓頊生驩頭，驩頭生苗民，苗民釐姓，食肉。有山名曰章山。〈大荒北經〉

〈海內經〉「黃帝生駱明，駱明生白馬，白馬是為鯀」，黃帝又包含了「鯀」以及「禹」譜系：

大荒之中，有人名曰歡頭。鯀妻士敬，士敬子曰炎融，生驩頭。驩頭人面鳥喙，有翼，食海中魚，杖翼而行。維宜芑苳，穆楊是食。有歡頭之國。〈大荒南經〉
洪水滔天。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，不待帝命。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。鯀復生禹。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。〈海內經〉

黃帝系統包括了「昌意」其系又分出「顓頊」一系以及「駱明」為「鯀、禹」一系的譜系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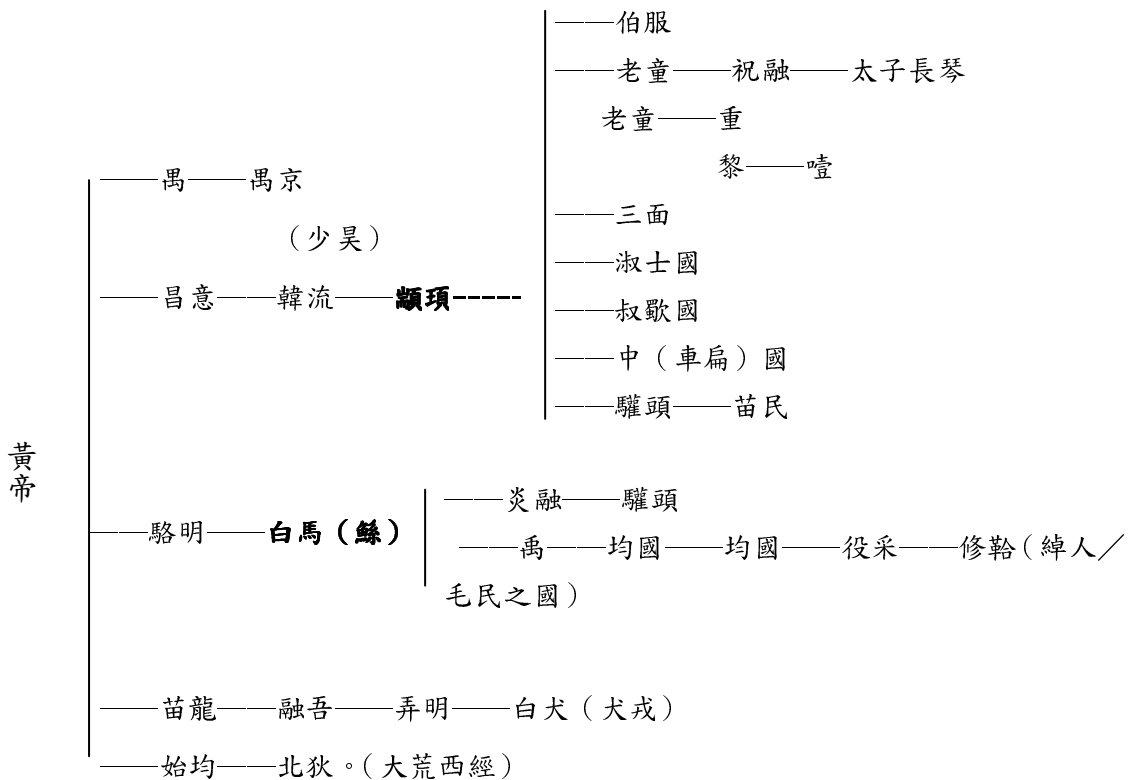


圖3 黃帝譜系

「帝俊、帝嚳、帝舜」三體一位之說來看，帝俊其後子嗣共有十系，其中還包括了「帝俊妻羲和生十日」以及「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」兩項記事。

帝俊一系——

有中容之國。帝俊生中容，中容人食獸、木實，使四鳥：豹、虎、熊、羆。

〈大荒東經〉

有司幽之國。帝俊生晏龍，晏龍生司幽，司幽生思士，不妻；思女，不夫。食黍，食獸，是使四鳥。

〈大荒東經〉

有白民之國。帝俊生帝鴻，帝鴻生白民，白民銷姓，黍食，使四鳥：虎、豹、熊、羆。

〈大荒東經〉

有黑齒之國。帝俊生黑齒，薑姓，黍食，使四鳥。

〈大荒東經〉

有襄山。又有重陰之山。有人食獸，曰季釐。帝俊生季釐，故曰季釐之國。

〈大荒南經〉

西周之國，姬姓，食穀。有人方耕，名曰叔均。帝俊生后稷，稷降以百穀。稷之弟曰台璽，生叔均。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穀，始作耕。

〈大荒西經〉

帝俊生晏龍，晏龍是為琴瑟。

〈海內經〉

帝俊有子八人，是始為歌舞。帝俊生三身，三身生義均，義均是始為巧倕，是始作下民百巧。 〈海內經〉

大荒之中，有不庭之山，榮水窮焉。有人三身，帝俊妻娥皇，生此三身之國，姚姓，黍食，使四鳥。 〈大荒南經〉

帝舜（帝俊）

有困民國，勾姓而食。有人曰王亥，兩手操鳥，方食其頭。王亥托於有易、河伯仆牛。有易殺王亥，取仆牛。河念有易，有易潛出，為國於獸，方食之，名曰搖民。帝舜生戲，戲生搖民。 〈大荒東經〉

有豸民之國。帝舜生無淫，降豸處，是謂巫豸民。巫豸民盼姓，食穀，不績不經，服也；不稼不穡，食也。爰有歌舞之鳥，鸞鳥自歌，鳳鳥自舞。爰有百獸，相群爰處。百穀所聚。 〈大荒南經〉

帝俊生十日、十月

東南海之外，甘水之間，有羲和之國。有女子名曰羲和，方日浴于甘淵。羲和者，帝俊之妻，生十日。 〈大荒南經〉

有女子方浴月。帝俊妻常羲，生月十有二，此始浴之。 〈大荒西經〉

雖然帝俊一系於〈荒經〉為擁有十系後世的大宗，但是比起黃帝系統「顓頊」一系以及「鯀、禹」一系的譜系連結，遽而發展而為天下的一體觀，即使〈荒經〉意在發揚擴充帝俊的威權，在組織上畢竟未能和黃帝系統產生連結，僅存於《山海經》世界而不見史傳。

帝俊 —— 中容
—— 晏龍 —— 司幽 —— 思士
—— 帝鴻 —— 白民 —— 白民
—— 生黑齒
—— 季釐
—— 后稷（弟台璽） —— 叔均
—— 有子八人
—— 三身 —— 義均

帝舜 / 帝俊

帝舜 —— 戲 —— 搖民（有易）

—— 無淫

帝俊妻羲和生十日

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

圖 4 帝俊譜系

3. 戰爭

上古時期氏族部落爲了土地以及資源的分配戰爭頻繁，史家遂有「黃帝五十二戰，天下咸服」一說，顯現神話過渡到歷史的，以黃帝爲中心所發展的天下性世界觀。〈荒經〉所記錄的戰爭事項，內容重複於〈海經〉所記，但在觀念上顯現出〈荒經〉組織化、譜系化的意義變動。戰事的當事者不再是握有絕對威權的「帝」懲處叛亂者，而爲人帝與其對立者的戰役。〈荒經〉記錄了四場人神對峙、天地變容的人帝戰役：

1、 黃帝戰蚩尤

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。應龍蓄水。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。黃帝乃下天女曰魃，雨止，遂殺蚩尤。 〈大荒北經〉

2、 有易殺王亥

有困民國，勾姓而食。有人曰**王亥**，兩手操鳥，方食其頭。王亥托於有易、河伯仆牛。有易殺王亥，取仆牛。河念有易，有易潛出，爲國於獸，方食之，名曰搖民。帝舜生戲，戲生搖民。 〈大荒東經〉

3、 禹殺相柳²¹

共工臣名曰相繇，九首蛇身，自環，食于九土。其所歛所尼，即爲源澤，不辛乃苦，百獸莫能處。禹湮洪水，殺相繇，其血腥臭，不可生穀；其地多水，不可居也。禹湮之，三仞三沮，乃以爲池，羣帝是因以爲臺。在崑崙之北。〈大荒北經〉有池，名孟翼之攻顓頊之池。 〈大荒西經〉

4、 成湯伐夏桀²²

有人無首，操戈盾立，名曰夏耕之尸。故成湯伐夏桀于章山，克之，斬耕厥前。耕既立，無首，走厥咎，乃降於巫山。 〈大荒西經〉

〈荒經〉的這四場戰役不再像是〈海經〉所記錄的戰爭那般獨立分散，沒有交集。藉由譜系化的神話積極動力(active force)產生了統一以及綜合的作用，人帝的戰爭在此連結裡形成華夏文明的始祖炎黃兩系，炎黃的天上之爭最後爲「黃帝」取

²¹ 〈大荒西經〉另載「有池，名孟翼之攻顓頊之池。」；袁珂以爲「孟翼或亦共工之類，其攻顓頊者，亦黃炎鬥爭之餘緒也。」不見其它記錄，所以沒有列入〈荒經〉的戰役討論。

見《山海經校注》，頁 464。

²² 「成湯伐夏」一役於「尸」範疇論述關於「夏耕之屍」爲戰爭時犧牲獻祭的對象。此戰爭亦記於《楚辭天問》：「緣鵠飾玉，后帝是饗，何承謀夏，桀終以滅喪？帝乃降觀，下逢伊摯，何條放致罰，而黎服大說？」。以及《墨子非攻》：「遷至乎，天有酷命，五穀焦死，鬼呼國，日月不時，寒暑雜至，鶴鳴十夕餘。天乃命湯於鑪宮，用受夏之大命。湯焉敢奉率其眾，是以鄉有夏之境。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。少少，有神來告曰：『夏德大亂，往攻之，予必使汝大堪之。予既受命於天，天命融（祝融）隆（降）火於夏城之間，西北之隅。』湯奉桀眾，以克有夏，屬諸侯於薄。」所言之「成湯伐夏」一役得其道爲神所助。《山海經》，頁 470-471。

得中原位置，形成中國政治性、文化性所統一的天下世界，將於第六章整合分析。

三、尸

〈荒經〉記之為「尸」的神靈存在共有八則，在內容上除了重複於〈海經〉中做為「戰爭殺伐獻祭的人犧」以及做為求雨儀式的「曝巫之尸」，〈荒經〉當中有許多「尸」在意義的表現上更接近於「神」的性質：

1. 北海之內，有反縛盜械，帶戈常倍之佐，名曰相顧之尸。 〈海內經〉
2. 有人無首，操戈盾立，名曰夏耕之尸。故成湯伐夏桀于章山，克之，斬耕厥前。耕既立，無首，走厥咎，乃降于巫山。 〈大荒西經〉
3. 有人衣青，以袂蔽面，名曰女丑之尸。 〈大荒西經〉
4. 大荒之中，有山名曰融父山，順水入焉。有人名曰犬戎。黃帝生苗龍，苗龍生融吾，融吾生弄明，弄明生白犬，白犬有牝牡，是為犬戎，肉食。有赤獸，馬狀無首，名曰戎宣王尸。 〈大荒北經〉
5. 有神，人面獸身，名犁之尸。 〈大荒東經〉
6. 有神，人面、犬耳、獸身，珥兩青蛇，名曰奢比之尸。 〈大荒東經〉
7. 有人方齒虎尾，名曰祖狀之尸。 〈大荒南經〉
8. 有巫山者。有壑山者。有金門之山，有人名曰黃姮之尸。 〈大荒西經〉

1「相顧之尸」與2「夏耕之尸」仍然充滿著戰爭、殺伐的意象，特別是「夏耕之尸」明確記載為「成湯伐夏桀于章山」而「斬耕厥前」；在此，夏耕為成湯伐夏桀時被殺戮斬首的對象。3「女丑之尸」為「衣青，以袂蔽面」暴巫之象，重複於〈海外西經〉中「女丑之尸」「生而十日炙殺之...以右手障其面」的姿態；尸從巫的功能分出，女丑為「巫」和女丑為「尸」在身份上有了分殊。

4之「戎宣王尸」，郭璞以為是「犬戎之神」，袁珂懷疑是遭刑戮以後之鯀²³。其後的5「名犁之尸」、6「奢比之尸」、7「祖狀之尸」以及8「黃姮之尸」在內容記錄上明顯和戰爭的獻祭、曝巫求雨沒有關連；根據其內容可以歸納出三個共同的特點：

1. 無任何肢體的殘缺記錄，形體上也不復見巫儀或求雨姿勢。
2. 在外型上強調人獸組合的元素；像是人面獸身的名犁之尸、珥兩青蛇的奢比之尸以及方齒虎尾的祖狀之尸等等。

²³ 《山海經校注》，頁496。

3. 四尸的記錄皆採「有人...」或者「有神...」指稱。

此三點共項可以看出，〈荒經〉當中凡指稱為「神」者，即為「有人...」、「有神...」再加上了這些「神異外型」的表現模式。「名犁之尸」、「奢比之尸」、「祖狀之尸」以及「黃姮之尸」明顯表現出更為接近「神」的性質。

回到先前樂蘅軍所謂「尸」乃重要的變形神話，原先經驗界的人藉由變形，通過死亡，以另種型態繼續存有。²⁴「尸」作為祭祀的對象，擔負溝通神意、中介神界與人界的性質，本身即具備特殊的神聖性。透過儀式機制的轉換，〈荒經〉的「尸」相對來看似乎從儀式之尸、人犧等祭祀儀式的內容過渡到最終更向「神」的性質靠近。

第二節、〈荒經〉的人

〈荒經〉中關於「人」的記錄內容可以分為四個項目來掌握；一是具名為「有人...」的神靈存在。雖名為「人」，但在意義上呈現流動，橫跨〈荒經〉全文神者、人者以及獸者的意義。其二可歸納於「英雄／叛徒」範圍，比較起〈海經〉中「英雄／叛徒」與自然、與權力、與環境抗爭的空間敘述，〈荒經〉的「英雄／叛徒」的爭鬥被收編於炎黃天下戰爭的體系當中，為中華民族聖史的基礎。其三則為〈荒經〉的「國／氏／族」記錄，以四個新的中心觀念——分別為「姓氏」、「譜系淵源」、「所食之物」、「以及「所使的動物」來「重寫」〈海經〉異域方國的空間知識，呈現〈荒經〉以「帝王後裔」為主要骨幹所編排的遠方異國知識體系。最後則為巫者記錄，〈荒經〉的巫表現出「帝王後裔」為具備通天本領的巫者內容。

整體而言，〈荒經〉中「人」的範疇與〈海經〉相較，明顯的與「人帝」產生各種意義連結，更加烘托「人帝」無上權力的全面意義。

一、「有人...」

〈荒經〉當中記錄著以「有人」為起始的條目共 12 項：

1. 有波穀山者，有大人之國。有大人之市，名曰大人之堂。有一大人踐其上，張其兩耳（臂）。 〈大荒東經〉

²⁴樂蘅軍，〈中國原始變形神話試探〉，《古典小說散論》（臺北：純文學出版社，1976年），頁 25-28。

2. 有人反臂，名曰天虞。〈大荒西經〉
3. 海內有兩人，名曰女丑。女丑有大蟹。〈大荒東經〉
4. 華山青水之東，有山名曰肇山。有人名曰柏高，柏高上下於此，至於天。
〈海內經〉
5. 南方有贛巨人，人面長臂，黑身有毛，反踵，見人笑亦笑，唇蔽其面，因即
逃也。〈海內經〉
6. 又有黑人，虎首鳥足，兩手持蛇，方啗之。〈海內經〉
7. 有困民國，勾姓而食。有人曰王亥，兩手操鳥，方食其頭。王亥托於有易、
河伯仆牛。有易殺王亥，取仆牛。河念有易，有易潛出，為國於獸，方食之，
名曰搖民。帝舜生戲，戲生搖民。〈大荒東經〉
8. 大荒之中，有山名曰成都載天。有人珥兩黃蛇，把兩黃蛇，名曰夸父。后土
生信，信生夸父。夸父不量力，欲追日景，逮之於禺谷。捋飲河而不足也，
將走大澤，未至，死于此。〈大荒北經〉
9. 有人曰鑿齒，羿殺之。有蜮山者，有蜮民之國，桑姓，食黍，射蜮是食。有
人方扞弓射黃蛇，名曰蜮人。〈大荒南經〉
10. 有小人名曰菌人。〈大荒南經〉
11. 有芒山。有桂山。有搖山，其上有人，號曰太子長琴。〈大荒西經〉
12. 有人名曰吳回，竒左，是無右臂。〈大荒西經〉

〈荒經〉中以「有人...」為起始的記載項目並不真正突顯「人」的特質。像是 1「有一大人踰其上，張其兩耳（臂）」，2 之「有人反臂，名曰天虞」在內容的表現上或者更接近「神」的性質。葉舒憲於《中國神話哲學》以此為宇宙模式的擬象，²⁵

3「海內有兩人，名曰女丑」，4 之「柏高上下於此，至於天」此二項記錄接近於巫的性質，將在「巫」的範疇裡做一步的分疏。亦有時表現近似獸的內容，如 11「人面長臂，黑身有毛，反踵，見人笑亦笑」之「贛巨人」，或者是 12 的「虎首鳥足」的「黑人」；〈荒經〉中所謂「有人...」的記載，在意義上呈現一種不確定的流動狀態。

²⁵葉舒憲認為這包括了天、地、地下大水構成的三分世界，「是對以頂天立地（地戴于海）的人為中心的宇宙模式的形象概括。」葉舒憲，《中國神話哲學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，1997 年），39 頁。

二、英雄／叛軍

前言論述「人帝」時提及〈荒經〉人帝的四場戰役：

- 1、 黃帝戰蚩尤
- 2、 有易殺王亥
- 3、 大禹殺共公、相柳／相繇
- 4、 成湯伐夏桀

此處「英雄／叛軍」範疇，以「非人帝」的身分，神話中更具備人性意義的英雄「羿」與「夸父」為主要分析的對象，「叛軍」則包括了在戰事中對立面的「反叛者」，如「蚩尤」、「鑿齒」、「共工」以及「相柳」等等。

（一）羿殺鑿齒

1. 有人曰鑿齒，羿殺之。 〈大荒南經〉
2. 帝俊賜羿彤弓素矰，以扶下國，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艱。 〈海內經〉

在情節上，〈荒經〉的「羿與鑿齒之戰」與〈海經〉的羿與鑿齒內容雷同，重複其「羿殺鑿齒」、「羿持弓矢」等元素，所不同處在於〈荒經〉之羿所持之弓矢乃帝俊所賜，郭璞所注「言令羿以射道除患，扶助下國」²⁶；羿乃身負帝俊的使命與帝俊產生連結，記其「恤下地之百艱」以加深其之為政者或是文化英雄的道德典範性。

（二）、應龍殺夸父

大荒之中，有山名曰成都載天。有人珥兩黃蛇，把兩黃蛇，名曰夸父。后土生信，信生夸父。夸父不量力，欲追日景，逮之於禺谷。將飲河而不足也，將走大澤，未至，死于此。應龍已殺蚩尤，又殺夸父，乃去南方處之，故南方多雨。 〈大荒北經〉

〈海經〉「英雄／叛軍」中的「夸父」與「羿」為各自分散，意義獨立的戰役，皆專注於自然環境與地理世界的註解意義，然而這個傾向在〈荒經〉有結構性的改變。「夸父」與「羿」分別捲入帝俊、黃帝以及炎帝三系神話性的系譜組織、串連，顯現〈荒經〉的作者意在傳承，甚至是創立他們所信仰的古代帝王譜系。

²⁶袁珂加注，以《楚辭天問》所謂「帝降夷羿，革孽夏民」為同一記事。《山海經校注》，頁 530。

三、異域氏族

同於〈海經〉中以人獸組合、肢體的增減形象所記錄的異域氏族人民，〈荒經〉也記錄了許多異質形象的異族。然而不同於〈海經〉對於異域氏族方位地理的詳細標記，及「其為人（如何）」形象、奇風異俗等「異的元素」記錄，〈荒經〉的異族描寫整合於於「姓氏」、「淵源譜系」以及「所食之物、所使動物」三個新元素，重新書寫了〈海經〉地理空間的方位知識。

姓氏

〈荒經〉中具備了姓氏的異域氏族其分佈情形如下：

銷姓、薑姓、勾姓	〈大荒東經〉
姚姓、於姓、阿姓、盼姓、桑姓、幾姓	〈大荒南經〉
姬姓	〈大荒西經〉
烈姓、釐姓、姜姓、依姓、任姓、任姓、威姓、任姓、釐姓	〈大荒北經〉
乞姓	〈海內經〉

淵源譜系

〈荒經〉中古代帝王的後裔譜系的分佈情形如下：

帝俊生中容、帝俊生晏龍，帝俊生帝鴻，帝俊生黑齒，帝舜生戲	〈大荒東經〉
帝俊生季釐、帝舜生無淫、顓頊生伯服、士敬子曰炎融	〈大荒南經〉
帝俊生后稷、始均生北狄、顓頊生老童、女虔生季格	〈大荒西經〉
禹生均國、后土生信、黃帝生苗龍、顓頊生驩頭	〈大荒北經〉
雷祖生昌意、大皞生咸鳥、伯夷父生西岳、綠婦生鼓、延、爰、黃帝生駱明、帝俊生禹號、帝俊生晏龍，帝俊生三身、稷之孫曰叔均、聽訛生炎居、鯀生禹	〈海內經〉

所食之物以及所使的動物：

〈荒經〉中異域氏族其所食之物以及所使的動物的記錄情形如下：

有中容之國。帝俊生中容，中容人食獸、木實，使四鳥：豹、虎、熊、羆。	〈大荒東經〉
有盈民之國，於姓，黍食。又有人方食木葉。	〈大荒南經〉
有西周之國，姬姓，食穀。有人方耕，名曰叔均。帝俊生后稷，稷降以百穀。稷之弟曰台璽，生叔均。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穀，始作耕。	〈大荒西經〉

有叔獸國，顓頊之子，黍食，使四鳥、虎、豹、熊、羆。 〈大荒北經〉

於〈海經〉的內容探討中曾言論及〈海外四經〉及〈大荒四經〉關於異國記錄的重疊，有系出同源的可能性。此處聚焦於〈荒經〉如何重寫〈海經〉異域氏族空間地理知識，以新的元素，關於姓氏、譜系、所食與所使之物為主旨，以共同的祖先帝王、生活、文化習性的異同加以分類整理，清楚的顯現〈荒經〉的遠方異國其紀錄，重點在於編排出一種異族／我族同異程度的知識序列。

先以〈海經〉、〈荒經〉兩經皆記載的「白民之國」、「一臂國」以及「羽民國」為例說明：

〈海 1〉白民之國在龍魚北，白身披發。有乘黃，其狀如狐，其背上有角，乘之壽二千歲。 〈海外西經〉

〈荒 1〉有白民之國。 〈大荒西經〉

〈海 2〉一臂國在其北，一臂一目一鼻孔。有黃馬虎文，一目而一手。〈海外西經〉

〈荒 2〉有一臂民。 〈大荒西經〉

〈海 3〉羽民國在其東南，其為人長，身生羽。一曰在比翼鳥東南，其為人長頰。 〈海外南經〉

〈荒 3〉有羽民之國，其民皆生毛羽。 〈大荒南經〉

〈海經〉的 1、2、3 三項記載，沒有例外的聚焦於空間的方位，以及神異外型的內容，顯現〈海經〉的一貫風格。相較之下，〈荒經〉1、2、3 僅聊備一格，淡然記之。

再以「一目國」以及「無腸之國」兩者的文字為例：

〈海 4〉一目國在其東，一目中其面而居。 一曰有手足。 〈海外北經〉

〈荒 4〉有人一目，當面中生。 一曰威姓，少昊之子，食黍。 〈大荒北經〉

〈海 5〉無腸之國在深目東，其為人長而無腸。 〈海外北經〉

〈荒 5〉又有無腸之國，是任姓，無繼子，食魚。 〈大荒北經〉

〈海 6〉不死民在其東，其為人黑色，壽，不死。一曰在穿匈國東。

〈海外南經〉

〈荒 6〉有不死之國，阿姓，甘木是食。 〈大荒南經〉

〈海經〉4、5、6 同樣專注於方位與外型的內容，〈荒經〉的 4、5、6 則著重於其姓氏、或是譜系，食物等特質，為〈荒經〉新元素的標誌。

最後以兩經對「謹頭國」以及「載民之國」的文字紀錄兩相比較；〈荒經〉所記

溯及帝王事蹟，對共同帝祖後裔的異國顯得非常關切，敘述上也顯得更加細密：

〈海7〉謹頭國在其南，其為人人面有翼，鳥喙，方捕魚。一曰在畢方東。
或曰謹朱國。 〈海外南經〉

〈荒7〉大荒之中，有人名曰驩頭。絲妻士敬，士敬子曰炎融，生驩頭。歡頭
人面鳥喙，有翼，食海中魚，杖翼而行。維宜芑苴，穆楊是食。有驩頭之國。
〈大荒南經〉

〈海8〉載國在其東，其為人黃，能操弓射蛇。一曰載國在三毛東。
〈海外南經〉

〈荒8〉有載民之國。帝舜生無淫，降載處，是謂巫載民。巫載民盼姓，食穀，
不績不經，服也；不稼不穡，食也。爰有歌舞之鳥，鸞鳥自歌，鳳鳥自舞。爰
有百獸，相群爰處。百穀所聚。 〈大荒南經〉

〈荒經〉的異域氏族記錄表現出對於「他族」與「我族」其是否系出同源、同文同俗的關切，於親、疏、遠、近的距離之間展現出一種認同收編與整理。此收編與整理的法則集中於〈荒經〉三元素：是否共有帝王譜系，是否具備了姓氏，所食之物是否近似，所使的動物是否相同等等。整體而言，〈荒經〉中的異域氏族是以「帝王後裔」原則所編排的知識列序。

四、巫

〈荒經〉記載巫的內容共計六則，與〈海經〉巫者的內容相同，集中表現在巫者的「醫藥」、「儀式」及「上下於天」的三種功能：

1. 海內有兩人，名曰女丑。女丑有大蟹。 〈大荒東經〉
 2. 有寒荒之國。有二人女祭、女葭。 〈大荒西經〉
 3. 有靈山，巫咸、巫即、巫盼、巫彭、巫姑、巫真、巫禮、巫抵、巫謝、巫羅
十巫，從此升降，百藥爰在。 〈大荒西經〉
 4. 華山青水之東，有山名曰肇山。有人名曰柏高，柏高上下於此，至於天。
〈海內經〉
 5. 有載民之國。帝舜生無淫，降載處，是謂巫載民。巫載民盼姓，食穀，不績
不經，服也；不稼不穡，食也。爰有歌舞之鳥，鸞鳥自歌，鳳鳥自舞。爰有
百獸，相群爰處。百穀所聚。 〈大荒南經〉
 6. 有互人之國。炎帝之孫名曰靈恕，靈恕生互人，是能上下於天 〈大荒西經〉
- 1 所記載之「女祭」、「女葭」，王念孫以其重複於〈海經〉中的女祭、女戚，已

於〈海經〉中論及。2 所記之「女丑有大蟹」，袁珂以爲即〈海內北經〉所提及的大蟹以及陵魚；「女丑有大蟹、神巫乘龍魚」，兩者都是神巫的動物夥伴。²⁷ 女巫「女丑」又分別以「尸」的身分出現於〈海經〉、〈荒經〉當中，做爲曝曬祈雨的「女丑之尸」「以右手鄣其面」、「以袂蔽面」等儀式性的表現爲「尸」的身分，和巫者有所區分。

3 共記靈山十巫。郭璞注：「群巫上下此山采之也」；專注於形體上的攀登，以群巫在此上下靈山採藥釋之。袁珂的註解則進一步提出群巫於靈山、巫山或者是登葆山之「上下」、「昇降」不在於「採藥」：

從來巫師之主業，皆在於下宣神旨，上達民情，而不因看作形容單純的肉體攀登，其中還應有靈魂出竅、魂魄悠遊於天地之間巫術性的義涵才是。²⁸

如同「乘二龍」之夏后啓、女丑的大蟹、神巫之龍魚的靈物憑藉一般，神巫從巫山上下於天，巫覡的靈魂在脫離肉體之後憑藉著巫山得以出入於天國。

4 明記爲「有人」的柏子高，同樣是具備了「上下於天」的能力，顯現的正也是是巫者脫魂、憑靈的能力。²⁹

5、6 皆爲國名之中嵌有「巫」字的異域氏族。「載民之國」一說重複於〈海外南經〉「其爲人黃，能操弓射蛇」的「載國」。不同的是〈海經〉「載國」不見巫的色彩，〈荒經〉「載民之國」則爲帝舜之後；帝舜之子無淫「降」載處而爲巫載民，與 6 炎帝之後的「互人之國」「能上下於天」相互對應。〈荒經〉顯現出帝王後裔具備通天特質的巫者傾向，巫與人帝在意義上也產生了聯繫。

第三節、〈荒經〉的獸

〈荒經〉所有的精怪異獸可分爲三個具體方向來加以掌握。一是重複於〈山經〉、〈海經〉中的神獸特質，以其奇怪的肢體、人獸組合的外型來表徵其神異的特性，又或者以特定的色彩標誌特殊的地點。其次爲使役動物的記載，各個國族所使役的獸、鳥，呈現類型一致、角色固定的四鳥、四獸型態。最後則是結合了

²⁷袁珂以〈海內北經〉所言之大蟹以及陵魚皆爲神巫所有所乘之神物。《山海經校注》，頁 376。

²⁸《山海經校注》，頁 366。

²⁹郭璞注之：「柏子高，仙者也。」；郝懿行之注則斟酌經典；《莊子天地篇》「堯治天下，伯成子高立爲諸侯，禹時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。」；《史記封禪書》神僊之屬有羨門子高，未審即一人否？又郭注《穆天子傳》（卷一）云：「古伯字多從木。」然則柏高即伯高矣。伯高者，管子地數篇有黃帝問於伯高云云，蓋黃帝之臣也。帝乘龍鼎湖而伯高從焉，故高亦仙者也。」袁珂則以爲郭說非是。「柏高上下于此，至於天」者，言柏高循此山而登天也，此山蓋山中之天梯也。參考《山海經校注》，頁 505。

「聖」、「德」內涵的「五采鳥／鳳凰」，其祥瑞靈妙的性質在〈荒經〉中達到了具體的發展。

一、神異之獸

(一) 神異外型的異獸

1. 有青丘之國，有狐，九尾。 〈大荒東經〉
2. 南海之外，赤水之西，流沙之東，有獸，左右有首，名曰跕跕。有三青獸相並，名曰雙雙。 〈大荒南經〉
3. 有獸，左右有首，名曰屏蓬。 〈大荒西經〉
4. 有青鳥，身黃，赤足，六首，名曰鳥。 〈大荒西經〉
5. 有蟲狀如菟，冑以後者裸不見，青如猿狀。 〈大荒西經〉
6. 東海中有流波山，入海七千里。其上有獸，狀如牛，蒼身而無角，一足，出入水則必風雨，其光如日月，其聲如雷，其名曰夔。黃帝得之，以其皮為鼓，楛以雷獸之骨，聲聞五百里，以威天下。 〈大荒東經〉
7. 有穀曰溫源穀。湯穀上有扶木。一曰方至，一曰方出，皆載於鳥。 〈大荒東經〉

前四項分別記載的1「九尾狐」、2左右有首的「跕跕」、3「屏蓬」以及4「六首鳥」，都是屬於肢體過多、奇形怪狀的異獸外型。5為其狀如菟謂之為「蟲」的不知名異獸，《說文解字》謂之：「龜，獸也，似兔，青色而」；此不知名獸似兔似猿，外形奇異。7「夔」與8「載曰之鳥」分別為「雷」、「日」自然現象的神話表現，為神靈化的自然神獸。

(二) 色彩與地方特性的獸

1. 西北海之外，大荒之隅，有山而不合，名曰不周負子，有兩黃獸守之。 〈大荒西經〉
2. 有宋山者，有赤蛇，名曰育蛇。 〈大荒南經〉
3. 有禺中之國。有列襄之國。有靈山，有赤蛇在木上，名曰蝮蛇，木食。 〈海內經〉
4. 有榮山，榮水出焉。黑水之南，有玄蛇，食塵。 〈大荒南經〉
5. 有巫山者，西有黃鳥。帝藥八齋。黃鳥于巫山，司此玄蛇。 〈大荒南經〉
6. 北海之內，有山，名曰幽都之山，黑水出焉。其上有玄鳥、玄蛇、玄豹、玄

虎、玄狐蓬尾。有大玄之山。有玄丘之民。有大幽之國。有赤脛之民。

〈海內經〉

7. 有蓋猶之山者，其上有甘柎，枝幹皆赤，黃葉，白華，黑實。東又有甘華，枝幹皆赤，黃葉。有青馬，有赤馬，名曰三騅。有視肉。 〈大荒南經〉
8. 有南類之山，爰有遺玉、青馬、三騅、視肉、甘華，百穀所在。〈大荒南經〉
9. 帝堯、赤水之東，有蒼梧之野，舜與叔均之所葬也。爰有文貝、離俞、鷗久、鷹、賈、委維、熊、羆、象、虎、豹、狼、視肉。 〈大荒南經〉
10. 帝嚳、帝舜葬于岳山。爰有文貝、離俞、鷗久、鷹、賈、延維、視肉、熊、羆、虎、豹；朱木，赤枝，青華，玄實。有中山者。 〈大荒南經〉

〈荒經〉中這一類的「異獸」，不復奇奇怪怪，「黃獸」、「赤蛇」、「玄鳥」、「青馬」以及熊、羆、象、虎、豹等等，接近於現實感的動物，突顯所在地理環境的奇異和色彩上的對應性質。前五項記載言明當地異獸的色彩，有赤、玄兩色之蛇棲息於宋山、靈山、榮山和巫山之中。特別是6「幽都之山」，其上所有的存在物如玄鳥、玄蛇、玄豹、玄虎、玄狐蓬尾皆為玄黑色彩，與《楚辭》「招魂」中后土所治地下冥界之幽都境地的玄黑色彩相同。³⁰

其後四項從8到11則分別以群聚動物的羅列表徵當地色彩的豐饒，地理環境之祥和。8「蓋之猶之山」與9「南類之山」皆有「青馬」、「赤馬」、「三騅」以及「視肉」，10與11分別為帝王所葬之處，其境植物森然，色彩豐富，其中各種猛獸無紛爭的相以群居，帝王神祕的神性與德性顯現出樂園聖地的意識。

二、所使的獸

〈荒經〉當中不同國族所使的動物可以分為「四鳥」以及「四獸」兩個方向：使四鳥的國：

有黑齒之國。帝俊生黑齒，姜姓，黍食，使四鳥。 〈大荒東經〉

有招搖山，融水出焉。有國曰玄股，黍食，使四鳥。 〈大荒東經〉

有人名曰張弘，在海上捕魚。海中有張弘之國，食魚，使四鳥。〈大荒南經〉

有毛民之國，依姓，食黍，使四鳥。 〈大荒北經〉

³⁰袁珂以為此幽都之山，有玄鳥、玄蛇、玄豹、玄虎、玄狐蓬尾，又有大玄之山、玄丘之民、大幽之國等，景象頗類《楚辭招魂》招魂所寫幽都，疑即幽都神話之古傳也。《山海經校注》，頁525。

使四獸的國：

有薦國，黍食，使四鳥：虎、豹、熊、羆。 〈大荒東經〉

有中容之國。帝俊生中容，中容人食獸、木實，使四鳥：豹、虎、熊、羆。
〈大荒東經〉

有北齊之國，姜姓，使虎、豹、熊、羆。 〈大荒北經〉

有叔歌國，顓頊之子，黍食，使四鳥、虎、豹、熊、羆。 〈大荒北經〉

針對各國所使的四獸、四鳥，歷來學者的論述紛呈，無一定見。郝懿行以「鳥獸通名」之說釋之：

經言皆獸，而云使四鳥者，鳥獸通名耳。使者，謂能馴擾役使之也。³¹

鳥獸通名，所言之四鳥即為四獸。然則細察古文獻當中所謂「鳥獸通名」的現象唯有在特殊的文義脈絡中如此，前文所引「帝王所葬」，百獸相聚，其中四獸分別與鷓久、鷹等鳥類分而記之，為何唯獨使四鳥時等同於四獸？此一論斷尚需要更多的論證。

徐旭生在《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》以為四鳥、四獸為上古氏族爭戰，帝俊一系征服的四個部落的連合圖騰表現：

這「四鳥」或者是代表四族的圖騰。埃及當 Menes 的時候，把他所征服的氏族的圖騰，百合或玫瑰、蜂、兀鷹、蛇同當時的圖騰和刺斯鷹結合起來為國王的名字，然則這“四鳥”或是帝俊氏族所征服的四氏族的圖騰。又不說四獸，卻說“四鳥”，或者是帶翅膀的獸。帝俊為華夏集團裏面的神或人神，那在這一集團裏面與鬼神有很深關係的顓頊氏族或神壇前面，也或者列這四個圖騰的標識，所以從顓頊氏族分出的叔(歌)氏族也沿襲用著。³²

圖騰說之外，尚有白川靜考「風」、「鳳」二字，聚焦於「使四鳥」與四方神、四方風神神話體系之間的彼此涵容：

「使四鳥」的事亦見於卜辭的方位之神其神名是：「東方曰析，風曰協；南方曰因，風曰微；西方曰夷，風曰彝；北方曰宛，風曰役。」析、因、夷、宛是東南西北的方神，協、微、彝、役是四方的風神之名。風是以鳳之字形來表現，也就是相當於《山海經》所說的四鳥。³³

古人想像風以鳳形之鳥的姿態出現是為了普遍地傳達上帝的命令，所以地上的諸神也以鳥為使者，由吹過的風來感知神的存在。四鳥為四方風神的具體，為天神

³¹ 《山海經》，頁 396。

³² 徐旭生，《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》（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，2003 年），頁 83—84。

³³ 《中國神話》，頁 122。

的使者。白川靜先生所考究的「使四鳥」一說，歸結於帝俊後裔的「使四鳥」現象，這些國度實為聖域發展而成的樂園神話：

關於《山海經》中俊使四鳥的記事，值得注意的是和卜辭所見的四方的方神和風神的關係。〈大荒東經〉說司幽之國是帝俊之後，而舜的曾孫思士、思女是「思士不妻，思女不夫，食黍，食獸，是使四鳥」的，帝俊之子的黑齒之國是姜姓的，也是食黍而使四鳥。〈大荒南經〉的三身之國，是帝俊之妻娥皇所生。姚姓，也是食黍而使四鳥，葢民之國也是帝俊之後，不織不嫁，此處有歌舞之鳥，鸞鳥自歌，鳳鳥自舞，是百獸相聚的地方。最後的一條是書經堯典所見的樂正夔：「於，予擊石拊石，百獸率舞。」《山海經》的這些記載就是書經夔為樂正故事的原型。這些國的描述很明顯的是由特定的聖城發展而成的樂園神話。³⁴

最後，袁珂從神話歷史化的角度來看，以為此說乃源於舜典「讓于朱、虎、熊、羆」神話，山海經之「使四獸／四鳥」為此神話的援用：

帝俊之裔之有「使四鳥：豹、虎（或虎、豹）、熊、羆」能力者，蓋出於書舜典所記益與朱、虎、熊、羆爭神神話。…舜典謂舜使益馴草木鳥獸而為之長，益「讓于朱、虎、熊、羆」者，歷史家對古神話之修改與塗飾也。益與豹、虎、熊、羆四獸爭神而四獸不勝，終臣服於益，舜典「帝曰『往哉汝諧』」之實質蓋指此也。四獸既臣於益，故益之子孫為國於下方者，乃均有役使四獸之能力。帝俊即益，故山海經帝俊之裔亦有「使四鳥」或「使四鳥：豹、虎、熊、羆」之記載。³⁵

雖說惟「帝俊之裔」使四獸一說，實則不然。其中尚包括了顓頊之子之「叔歾國」、禹的後代「毛民之國」以及姜姓的北齊之國、黍食的蕩國等等。換句話說，所使四獸、四鳥者或者為帝王後裔，或者是具備了「姓氏」、「黍食」的後代。如果依照〈荒經〉「遠國異民」親近遠疏的「編碼」系統來看，「使四獸／四鳥」的部族大都是「我族」的親近。

綜合了白川靜以及袁珂的論述，所使者為鳥、為鳳、或為四獸豹、虎、熊、羆，並非直指神異的動物本身，而是指向其背後所共同認可的神靈力量，凡是具備使役這些神獸能力的國族皆為我族的親近，以其「所使」來表現出其部族特殊的譜系繼承。

³⁴ 《中國神話》，頁 122。

³⁵ 《山海經校注》，頁 396。

三、鳳凰

前言述及西王母於三經形象的異動，直到〈荒經〉才完整的呈現西王母爲人／神駐守崑崙的形態；同樣的，〈荒經〉大量記載的鳳凰，在內容上結合了〈山經〉「五采鳥」的靈妙形象，援用〈海經〉「鸞鳥自歌、鳳鳥自舞」的樂園意義，更進一步將鳳凰與帝德相結合，其祥瑞的屬性在〈荒經〉中進一步完整的發展。

(一)、與〈山經〉「五采鳥／五德」之重覆：

1. 有棊山。又有搖山。有山，又有門戶山。又有盛山。又有待山。有五采之鳥。
〈大荒東經〉
2. 有人名曰石夷，來風曰韋，處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長短。有五彩之鳥，有冠，名曰狂鳥。
〈大荒西經〉
3. 有五彩鳥三名：一曰皇鳥，一曰鸞鳥，一曰鳳鳥。
〈大荒西經〉
4. 有三青鳥，赤首黑目，一名曰大，一名少，一名曰青鳥。有玄丹之山。有五色之鳥，人面有髮。
〈大荒西經〉
5. 有鸞鳥自歌，鳳鳥自儔。鳳鳥首文曰德，翼文曰順，膺文曰仁，背文曰義，見則天下和。
〈海內經〉

「五采」一詞在〈山經〉中多在指涉事物具備的宗教性靈妙性質，「五采鳥」的出現是爲「天下大寧」的祥瑞徵兆，「五采鳥」爲鳳凰、鳳鳥、鸞鳥的另一名稱。其中從1到4所記之鳳鳥，或曰「五采」、「五彩」、「五色」，強調鳳凰外型多彩美麗，同時疊加著〈山經〉所賦予「五采」靈妙的內在意義。最後5之「鳳鳥」「首文曰德，翼文曰順，膺文曰仁，背文曰義，見則天下和」記錄幾乎完全重覆於〈山經〉五采鳥的內容，五采的靈妙各自對應於五種完滿人格的德目配置：

有鳥焉，其狀如雞，五采而文，名曰鳳皇，首文曰德，翼文曰義，背文曰禮，膺文曰仁，腹文曰信。是鳥也，飲食自然，自歌自舞，見則天下安寧。〈南山經〉

(二)、重覆於〈海經〉「鸞鳥自歌」、「鳳鳥自舞」以及「百獸相聚」的空間詮釋：

1. 有豸民之國。帝舜生無淫，降豸處，是謂巫豸民。巫豸民盼姓，食穀，不績不經，服也；不稼不穡，食也。爰有歌舞之鳥，鸞鳥自歌，鳳鳥自舞。爰有百獸，相羣爰處。百穀所聚。
〈大荒南經〉
2. 西有王母之山、壑山、海山。有沃之國，沃民是處。沃之野，鳳鳥之卵是食，甘露是飲。凡其所欲，其味盡存。爰有甘華、甘祖、白柳、視肉、三騅、璇

瑰、瑤碧、白木、琅玕、白丹、青丹，多銀鐵。鸞鳥自歌，鳳鳥自舞，爰有百獸，相群是處，是謂沃之野。〈大荒西經〉

3. 有弇州之山，五彩之鳥仰天，名曰鳴鳥。爰有百樂歌儻之風。〈大荒西經〉
- 〈海經〉中的鳳鳥則將「見則天下和」、「見則天下安寧」的祥瑞基礎運用於空間的描繪，營造出「鸞鳥自歌、鳳鳥自舞」的樂土景象。於〈荒經〉中也重覆此「鸞鳳與百獸」相與群聚，祥和氣象的樂土園地。

(三)、〈荒經〉進一步完成鳳凰／五采鳥為瑞鳥的屬性

1. 北海之內，有蛇山者，蛇水出焉，東入於海。有五彩之鳥，飛蔽一鄉，名曰翳鳥。〈海內經〉
2. 有五采之鳥，相鄉棄沙。惟帝俊下友。帝下兩壇，采鳥是司。〈大荒東經〉
3. 東北海之外，大荒之中，河水之間，附禺之山，帝顓頊與九嬪葬焉。爰有久、文貝、離俞、鸞鳥、鳳鳥、大物、小物。有青鳥、琅鳥、玄鳥、黃鳥、虎、豹、熊、羆、黃蛇、視肉、璿瑰、瑤碧，皆出衛於山。〈大荒北經〉
4. 西南黑水之間，有都廣之野，后稷葬焉。爰有膏菽、膏稻、膏黍、膏稷，百穀自生，冬夏播琴。鸞鳥自歌，鳳鳥自儻，靈壽實華，草木所聚。爰有百獸，相羣爰處。此草也，冬夏不死。〈海內經〉

首先為 1 名之為「翳鳥」的五采鳥，為「飛蔽一鄉」的大鳥。參考《說文解字》所謂「鵬於古文鳳」之說，與《莊子》之大鵬鳥相近；³⁶然而從鳳凰的發展進程來看，「碩大的外型」似乎並未成為鳳凰屬性。

其後三項的記載分別表現出「為政者」與鳳凰相結合的內容，雖不至到達「王者上感皇天則鳳凰至」³⁷這種的程度，但透過 2「帝顓頊與九嬪葬焉」、3「后稷」帝王之墓當中，鳳凰、鸞鳥群聚歌舞，表現於帝王所葬樂園空間的寫照。

及至 3「五采之鳥惟帝俊下友」——鳳鳥直接下界與人帝為友，為人帝所司，加強了兩者的神靈連結。〈荒經〉的五采鳥／鳳凰再現〈山經〉五采鳥的內容、〈海經〉的樂土意識，並顯現為政者與鳳凰相結合的發展，更加完成瑞鳥鳳凰的屬性

³⁶《莊子·逍遙游》：「北冥有魚，其名為鯤。鯤之大，不知其幾千里也。化而為鳥，其名為鵬。鵬之背，不知其幾千里也。怒而飛，其翼若垂天之雲」；於《說文》所謂「鵬於古文鳳」交集。參考松田稔，〈山海經の鳳凰の系譜〉《山海經》の比較的研究》頁 197。

³⁷如《春秋感精符》云：「王者上感皇天則鳳凰至。」；《春秋緯·運斗樞》（昭十七年《左傳》正義引）：「天樞德見則鳳皇翔。」；《孝經·援神契》：「德至鳥獸，則鳳凰來，鸞鳥舞，麒麟臻，...」等，德政與瑞鳥象徵的結合。

杜而未著，《鳳麟龜龍考釋》（台北：台灣商務，1996年），頁 36。

表現。

本章小結

視神話為特定的團體調節其集體意識，以適應其存在處境的語言系統來看，〈荒經〉在「神」的內容中，各種觀念向心集結於形成人帝的絕對性，全面取代了天帝的主宰能力，為神性及其顯聖意識的集中表現。

在「人」的記錄上，〈荒經〉以「姓氏」、「系譜」為線索，針對異域氏族以「帝王後裔」為原則，整理、編排其親近遠疏的序列知識，並收編「英雄／叛軍」的六場戰役為炎黃兩帝的譜系性的天下之爭，整合歸結於華夏族群共同先祖的記憶。

「獸」的範圍上，不再視獸為令人畏怖的神祕力量，大量的獸為特定人帝後裔「所使」，以獸的威猛及所象徵的神力表達這些部族的特殊性；其間鳳鳥作為祥瑞的神鳥逐漸與人帝的德性相結合，完整的發展其瑞鳥的內容屬性。

〈荒經〉的內容溯源到世界最初，人帝創發文明、佈局天下世界秩序的起源典範，呈現人帝與其後裔譜系的神聖力量。